

<<记忆中的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记忆中的我>>

13位ISBN编号：9787506360241

10位ISBN编号：7506360241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王伟光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记忆中的我>>

### 内容概要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陆陆续续利用工作之余撰写的六篇自述性文章，回忆了从初中学生成长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亲身经历。

第二部分是有关报刊杂志刊登的关于我的七篇报道，记载了我的一些真实情况。

这次把它们编辑成书，目的是为了总结自己，激励自己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为党奉献。

## <<记忆中的我>>

### 作者简介

王伟光

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1987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记忆中的我>>

### 书籍目录

#### 前言

#### 第一部分：

- 一、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 新“长征”记事
- 二、春度北大荒无怨无悔
- 三、求学北大
- 四、党校寒窗轶事
- 五、博士研究生遐想
- 六、锻炼岁月

#### 第二部分：

- 一、相互切磋教学相长
- 王伟光老师与部分学员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真谛
- 二、党校培养的第一个博士
- 介绍中央党校青年学者王伟光
- 三、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 访中共秦皇岛市委常委王伟光
- 四、王伟光学术成就简介
- 五、让哲学融入生命
- 走近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教授
- 六、王伟光：一位学者型的领导干部
- 七、聚焦中国问题，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境界
-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
- 八、丹凤扶贫行

## &lt;&lt;记忆中的我&gt;&gt;

## 章节摘录

一、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mdash;&mdash;新&ldquo;长征&rdquo;记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经有过一段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打着&ldquo;红军长征队&rdquo;的红旗，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7年2月初，从北京步行串联到延安，一路走一路看，接触农村，接触农民，接触社会。可以说，我从初中开始就走进了社会大学。

中断求学&ldquo;梦&rdquo;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打破了我这个初中应届毕业生的美好梦想&mdash;&mdash;当一名文学家或历史学家。

我从小就喜好文学，喜好历史，特别崇尚中国古典文学，崇尚中国古代历史。

当我具有初步阅读能力时，我就开始大量涉猎中国古典文史哲名著名篇。

在这方面，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郭富文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就开始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三言二拍》、《三侠五义》、《说岳全传》、《老残游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还有四书五经之类。

每读完一本书，我就要讲给同学们听。

我是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神庙中心小学（现在的北京市阜成门学校）读的小学。

在旧社会，学校的名字叫&ldquo;育才&rdquo;学校，是一个教会学校。

当年校园中还有一位传教士的坟墓，据传是学校的创办者，具体叫什么名字，是哪国人，我都记不住了。

我家住在海淀区老虎庙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院内，从家走到学校，一般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时间。

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有一群同学跟着我，听我讲《水浒传》之类的故事。

我就像说评书似的，走一路讲一路。

当然，一次只讲一段，下段如何，&ldquo;且听下回分解&rdquo;。

上高小时候，我已读书入迷。

家里的书、同学的书、老师的书&hellip;&hellip;凡我能借到的都借来读。

我连上厕所时都在读书，为此弟弟妹妹经常与我抢厕所，还到父母那里告状，说我&ldquo;占着茅坑不拉屎&rdquo;。

我家里孩子多，父母亲养育四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二弟王亚光，三弟王殿光，还有一个小妹妹王四光。

同时父母亲还要供养爷爷、奶奶和姥姥，家里并不富裕。

我们几个孩子穿的鞋，都是姥姥做的，基本上不买鞋穿。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供我买书读书。

但是，我嗜书如命。

怎么办呢？

一是借。

只要能借到的书，我都借来读。

二是到书店看，书店都是开架售书，可以在书架前随意寻找喜欢的书，免费浏览。

旧书店是我常常光顾的特殊书斋。

我常去的几个旧书店，一是新街口旧书店，一是东单旧书店，一是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店。

一般情况下，我是星期天去，这样可以整整待一天时间。

坐一段车走一段路。

有时，为了省钱，甚至要从家走到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店。

从家走到王府井，要走两个来小时。

吃完早饭，七点半钟出发，十点到东安市场旧书店。

中午，买两个火烧吃，下午四点半，回家吃晚饭。

有一次看书入了迷，一个陌生人要借用我的学生证，我没在意，顺手就拿给了他。

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来找我，把我带到了东安市场派出所。

## &lt;&lt;记忆中的我&gt;&gt;

警察问我，这是你的学生证吗？

我说，是。

他指着一摞线装书问，这些旧书是你委托他人卖的吗？

我把学生证如何给了陌生人的情况如实告诉了警察。

警察半信半疑地给我父亲打了电话。

通过父亲和警察的交涉，才搞清楚，向我借学生证的是一个盗书贼，他偷了一些珍贵的线装孤本，用我的学生证到旧书店去卖，被旧书店检举到了派出所。

此人一看大事不好，一溜了之。

因我的学生证留在旧书站，我便做了替罪羔羊。

父亲知我是无罪的，又是为了读书，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破天荒地带我到北京饭店斜对面的西安羊肉泡馍馆吃了一碗热乎乎的泡馍。

因钱和粮票两层原因，父亲只是要了一碗热汤喝，看着我吃完了泡馍，才一起乘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父亲讲了一路，告诉我如何增长社会生活经验，告诉我只读书是不行的，还要了解社会，增长社会经验。

我的中学母校是现在的首都师大第二附中。

我上初中后，更是钻进了书堆，成为书虫。

为争取多读书，我在上第一堂课时，就把一天的作业都做完了。

因为所做的作业是估计老师可能留的作业，故此做完的作业往往超出老师留的作业。

剩下的几堂课，老师讲老师的，我在书桌下面偷偷地看课外书。

因每次考试成绩都不错，老师对我也比较喜欢，对我课上偷着看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看书，老师突然向我提问，让我回答。

我虽然手足无措，但还是比较好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老师说：“王伟光同学有两个脑子，他可以一边听课，一边看课外书。

其他同学如果有这个本事，也可以这样做。

”我的高小和初中时代，都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我这里所说的读书，是除了正常的学校课程学习之外的读书。

我认为，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记忆力最好、求知欲望最强、接受新事物最快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几乎把自己能找到的中外文学名著都大体浏览过了。

当然，很多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甚至消化不良。

这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文学梦，想成为一个大文豪。

在做文章方面，我已经表现得稍稍有一点点才华。

我的许多作文都被作为全班或全校的范文，推荐给全班或全校的同学借鉴，其中有的文章还被选入中学生优秀作文选。

为了增长自己的文才，我给自己定了背成语、背诗词、背散文的计划。

至今许多优美的诗歌、散文，我还能背下来。

中国当代四大散文家杨朔、秦牧、魏巍、刘白羽的许多著名散文，如《荔枝蜜》、《花城》、《谁是最可爱的人》、《白杨礼赞》等等，我都可以背下来。

整个少年时代，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想当一个文学家，或者诗人，或者散文家，或者作家，一直在寻梦。

然而梦想毕竟是梦想。

文化大革命这场飞来横祸，彻底打破了我的文学梦，中断了我的学业。

当时的中国进入了“读书无用论”和“白卷先生”的荒诞时代。

“逍遥派”和“保皇党”对于正在寻文学之梦的我来说，文化大革命好像是“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我这个小小的初中生感到茫然、痛苦，无所措手足。

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有的成了造反派，有的成了逍遥派，有的成了保皇派或黑“五类”；

狗崽子；教我的老师、爱我的父母成了走资派、坏分子、黑“五类”、臭“老

九”；相濡以沫的从幼儿园就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反目为仇，成为互相对立的敌对阵营的对手。

## &lt;&lt;记忆中的我&gt;&gt;

我的父亲因反对大学生造反，被当做有历史问题的走资派揪了出来，下放到天津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母亲也因所谓的“经济问题”下放到基层商店站柜台。

我因家庭问题，不能参加红卫兵和革命造反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逍遥派。

通过读书所构建的“真善美”的道德准则，使我在骨子里成为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的冲击已经让安静的校园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学校的校长、老师们被陆陆续续地揪了出来，学生们成立了各种红卫兵造反组织，把能占领的学校房子全部占领，成为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的司令部驻地。

像我这样的学生，已经无法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了，只有回家。

我当时唯一能做的是到各个大学、中学去看大字报，收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小报和信息，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态。

当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北大、人大、清华等大学校园去看大字报，去看大学的造反运动。

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打人场景。

一天，我到学校去，刚走到学校大门，就听见校园里一片打骂声和惨叫声。

我看到十几个身穿军装的红卫兵小将手持武装带拼命殴打学校一个工友，该工友是负责给学校教工食堂送菜拉货的，据说是刚刚清查出的从农村逃到城市的地主分子。

人已经被打得浑身是血，伤痕累累，躺在地上连发出呻吟声的气力都没有了。

即使如此，雨点般的皮带棍棒还不停地打在他的身上。

听说他已被皮带棍棒交加、拳打脚踢一个多小时了。

所谓“革命”的激情已经让一些天真的少年丧失了理智，失去了人道，成为摧残生命的打手。

围打的有许多人还是我们年级的同学，平时柔情似水的少女、温文尔雅的少男完全变成另一副样子，简直成为穷凶极恶的凶手。

我只看了一眼，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后来听说，该工友在家人用平板车把他拉回家的路上，就悲惨地死去了。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把一个大活人活活打死的悲惨场面。

至今回想起来，这种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斑斑血泪时时闪现眼前。

我亲眼见到的另一起悲惨景象，是我的中学校长被红卫兵追打。

平时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女校长，被她的学生——？

一群红卫兵追打，被迫在昔日她的学生、今日“革命造反派”的红卫兵的棍棒淫威下，俯首承认是自己学生的罪人。

还有一回，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

看到一群身穿蓝布衣服的人，身上挂着白纸黑字的大牌子，上面标明他的罪名和身份，在红卫兵监视下，顶着炎炎烈日拔草，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和北大一些著名教授。

他们旁边就是虎视眈眈、手持棍棒皮带的打手，这些人稍不满意，动辄就会打人。

对于这些人间惨剧，我很不理解。

当时我也想跟上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但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

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所谓的阶级斗争吗？

看来我的思想境界顶多只能是一个逍遥派和保皇党的水准了。

&hellip;&hellip;

<<记忆中的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